

发 现 遗 产 书 系

智慧的七大支柱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英] T.E. 劳伦斯 / 著 史惠风 / 译

下 册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圣经·箴言书》

致 S.A.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里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珍贵的房子
你的眼睛会为我而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亡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们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

爱，是劳累的旅程，为了寻求你，拿出我们微薄的报酬
我们眼下的所有
当大地柔软的手触摸你的身体之前，当这盲目的蠕虫
长肥之前，靠着
你的血肉

人们恳求我开始工作，将这不可侵犯的房子
作为对你的纪念。
但是为将它建作纪念碑，我在完成之前毁掉它：
这些小小的碎屑之物垒起来缀成的小棚屋
在你的赠礼
毁坏的阴影里。

第六部 袭击大桥

到了1917年的11月份,艾伦比已经做好准备对土耳其人开展全线的总攻。阿拉伯人也应该在他们的战区开展总攻,但是我担心这种集中全力于一举的做法,便部署了切断耶尔穆克山谷铁路的似是而非的行动,来搞乱可能发生的土耳其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权宜办法遭到了应得的失败。



第69章

10月份于是成了我们期望的月份,我们知道艾伦比以及博尔斯和道内,正在部署进攻加扎——比尔谢巴斯一线。而此时土耳其人的一支牢牢地守在战壕里的很小很小的队伍,侧面有一流的后勤支持,因为接连的胜利已经得意忘形,认为所有的英军将领都无力仅仅凭借苦战来保持住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东西。

土耳其人骗了他们自己,艾伦比的到来重塑了英国人。他的人格力量把默里以及他们士兵们的工作背后的个人的或部门的嫉妒的迷雾一扫而光。林登·贝尔将军为博尔斯将军开辟了道路。他是艾伦比的驻法参谋长,一个小个子,机灵敏捷,作战勇敢,为人可爱随和。他也许是个精于兵法的战士,但主要的是一个可钦

■ 第六部 塞西大桥

佩的、羞怯的艾伦比的陪衬,过去常常作为艾伦比逗乐取笑的对象。遗憾的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识别人的能力。但是切特伍德的判断把盖伊·道内作为第三成员,从而使他们的不足得以完善。

博尔斯从来没有看法,也没有任何知识。道内是主要的智囊。他缺乏的是博尔斯的那种急切渴望,以及艾伦比的那种沉静的驱动力以及对人性的理解。艾伦比是这些人为之奋斗的对象,是他们崇拜的偶像。道内的冷静的、羞怯的心灵带着冷漠的目光盯视着我们的努力,总是在想啊,想啊。在这副数学般精确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充满激情的多方面的信念,一种关于更高战事的理智的学识,以及让我们、让生活感到失望的那种辉煌的判断力的苦楚。

他属于那种最不专业的士兵,一个通晓希腊历史的银行家,一名不会感到羞怯的战略家,一位超越俗务,充满火热激情的诗人。战争期间,他因为策划对苏夫拉的进攻以及对加扎的战斗而遭遇悲伤(因无能的战术家而致失败)。由于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没有好结果,他就远远地退缩到冷漠的自尊中去了,因为他天生是个有狂热盲信倾向的人。

艾伦比没有看出他的不满,突然打断了他的话。道内为了耶路撒冷的进军,使出了他藏量丰富的全部才能,算作回答。两个那样的人的热诚合作使得土耳其人的状况从最初就变得毫无希望了。

他们相左的性格从他们复杂的计划中反映了出来。加扎在欧洲的刻度尺上被保护区内一道又一道的防御工事圈了起来。这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敌人的最坚固的部位,所以英军的高级指挥两次选择它为前线攻击的地点。艾伦比刚刚从法国回来,坚持道:任何进一步的进攻必须以人和数量的优势,他们的强行推进要靠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运输来维持,博尔斯点头表示同意。

道内不是一个能打连续战役的人。他企求用最小的力气摧毁

敌人的力量。像一个政坛高手，他把虚张声势的酋长当成屏风来合理地遮掩上一次合理的狡猾的深度。他建议对土耳其战线、比尔谢巴斯附近的顶端发动一次进攻。为了用小的代价换取胜利，他想将敌人的主力置于加扎背后，这样如果英军的火力集中能够隐藏的话，加扎就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如此，土耳其人就会相信侧翼的进攻是一次浅薄的声东击西的行动。博尔斯点头表示同意。

结果这次行动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但是道内在他的情报部找到了一个同盟者，他建议他走出被动的预防，把他考虑好的计划的特别信息(似是而非的错误)告诉敌人。

这个支持者是迈纳茨哈根，一个盲目进入军中的候鸟的研究者，他对敌人的狂热的不道德的仇恨随时表现在诡计中，如同表现在暴力中一样。他说服了道内，艾伦比不情愿地同意了，博尔斯同意了，计划开始实施。



迈纳茨哈根是个不走中间路线的人。做事有逻辑性，是最深刻的理想主义者，他是那么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因而愿意把邪恶套到善良的战车上。他是个战略家，地理学者，一个沉默着高声笑的大师。他把用某种肆无忌惮的笑话欺骗敌人(或者朋友)当成一种赏心悦事，正如用他的非洲圆头棒(注：一种末端有笨重球形柄的较短的木棒，可用为投掷或短兵相接的武器，常用于非洲南部的土著居民)，一个接一个连续敲击一帮走投无路的德国人的脑袋一样。他的本能受制于力量强大的身体和野蛮的大脑，总是选择最好的路线去达到它的目的，不受怀疑或者习惯的掣肘。

梅纳仔细考虑了虚假的军队文献，包括有意做出的和机密进行的。对一个素养良好的参谋军官来说表明的是艾伦比的主力的错误安排，即将展开的进攻的错误方向，几天后的日期太晚了。这个消息被渐次地暗示在无线电密码的电文里。当他得知敌人截获到这些之后，迈纳茨哈根带上笔记本骑上骆驼侦察去了。他一直

■ 第六部 袭击大桥

往前冲到敌人发现了他。在随后发生的逃跑中,他丢失了几乎所有没有扎紧的装备,甚至连他自己也差点丢掉。但是他的报偿是看见了敌人在加扎后面的预备部队以及他们朝着海岸迂回的行动慢了下来。同时,阿里·芙阿德帕夏发布一条军令警告他的参谋部不要把文件带到前线去。

我们在阿拉伯前线的人与敌人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阿拉伯军官过去就是土耳其军官,他们了解对方的每一位军官。他接受了同样的训练,有同样的想法,坚持同样的观点。通过实行阿拉伯人的行事方式,我们能够探究土耳其人,理解他们,甚至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普遍的,因为敌人占领区的平民人口整个就是我们的,不需要付酬或者劝说。结果,我们的情报服务机构是范围最大的,内容最广的,以及想像中最可靠的。

我们比艾伦比知道得更清楚,敌人的空虚以及英国资源的巨大。我们低估了艾伦比过于充足的炮兵的削弱作用,以及他的步兵与骑兵的笨拙的繁文缛节,只能像风湿症患者一样迟缓地行动。我们希望上天能赐给艾伦比一个月的好天气,在那种情况下期望看见他不仅仅攻克了耶路撒冷,而且还拿下了海法,把整个山区的土耳其人一扫而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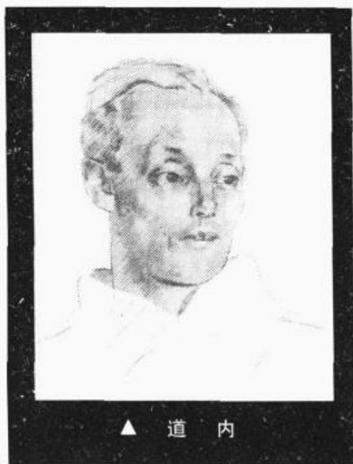
那才是我所期望的时刻,我们需要为它做好准备,在我们的力量和战术需要得最少,但最具有破坏力的地方。依我看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德拉——耶路撒冷——海法——大马士革——麦地那铁路的交汇点,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的中心,他们各方前线的共同点。碰巧的是,还是阿拉伯战士巨大的未派上用场的后继部队,从阿卡巴受费萨尔培训和武装的队伍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用鲁阿拉、塞勒辛、塞迪耶赫、霍雷夏人,而且比部族人要强大得多的奥龙以及杰贝尔德鲁西的定居民族。

我沉思了片刻,思忖是否该召唤这些狂热者来破坏土耳其现在的交通系统。我们不论如何安排,可以可靠地集合一万二千人,足够攻破德拉,摧毁全部的铁路线,甚至突袭占领大马士革。这几

件事中的任意一件都将使比尔谢巴赫军队的局势成为决定性的,把我们的资产都押赌到这个问题上的诱惑使人非常痛苦。

不是为了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服务于两个主子的事实使我感到痛苦。我是艾伦比属下的一个军官,在他的期待中,作为回报他期待我能为他尽己所能。我是费萨尔的顾问,只要能经常不加争论的采纳,费萨尔信赖我的顾问工作的诚实性和有效性。

可是,我却不能对艾伦比讲述阿



拉伯的大局形势,也不能对费萨尔挑明英军的整体计划。

当地的人民恳求我们去。德拉附近坳地的领袖谢克尔·塔拉尔·哈雷德辛,派人接二连三地送口信,还带着几个我们的骑手作为支持阿拉伯的证据,他愿意把德拉给我们。那样的功勋足以让艾伦比满意了,但对费萨尔来说除非他有在那个地方驻扎下来的打算,他不能冒昧地采取行动。德拉可以突袭占领,可守不住紧接着撤退的话,将让土耳其人大开杀戒,或者毁掉这个地区整个的辉煌的农民事业。

他们只能起义一次,他们在那件事上的努力必须是决定性的。现在号召他们等于是把费萨尔占据的为最后成功留下的王牌拿出来冒险。基于这种考虑,艾伦比的首次进攻会在其前扫掉敌

人,11月份无雨有利于快速进军。

我在心里掂量着英军的情况,从我的内心不能对他们感到放心。这些士兵们常常是些勇武之士,但是他们的将领却同样经常地把从无知中获得的東西从愚蠢中丢掉。艾伦比还没有经过考验,从法国派到我们这里时,也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他的部队在默里时期垮了下来,也是在那被拆散的。当然,我们努力战斗企求一个联合的胜利,既然英军是主要的合作伙伴,阿拉伯人作为最后的手段将为他们作出牺牲。但是这是最后的手段吗?战争总体上讲进行得既非顺利,也不是很差劲,情况似乎是明年还有机会再试一次。于是,我作出决定,为了阿拉伯的利益把这次冒险推后进行。

第70章



然而,阿拉伯运动依靠的是艾伦比的意愿和喜好。所以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不是那种在敌人后方的大规模起义,而是一次能够在不牵涉定居的民众的情况下用一支突袭队伍能够取得成功的行动,而且还是一次因为在物质上对英国追击敌人有帮助而使他感到满意的行动。这些条件和限制,经过思考之后,表明应在耶尔穆克山谷尝试一次切断一座大桥的行动。

从巴勒斯坦升高的奥龙铁路就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尔穆克河狭窄陡峭的峡谷附近。约旦盆地的深度,东部高原表面的突兀跌宕使这段铁路极难修建。工程师们不得已把铁路铺在蜿蜒曲折的河谷的通道上,为了铁路的顺利延伸,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桥梁一次又一次地延续地跨越这条河流,最远的西端和最远的东端的桥是最难重建的。

切断这两座桥中的任意一座都将孤立巴勒斯坦的土耳其

军队,半个月内不能与大马士革的基地联系,摧毁它摆脱艾伦比进军的能力。到达耶尔穆克,我们需要从阿卡巴起程,取道阿兹拉克,有大约四百二十英里。土耳其人以为这种危险距我们那样远,以至于他们对这些桥梁的戒备并不十分严密。

据此,我们向艾伦比提出一个方案。他问道,这个方案应该放在11月5日还是接下来的三天中的某一天呢?如果方案成功的话,好天气能够延续半个月,优势将表现为翁·克雷斯的部队中的任何队伍都不可能平安地撤回到大马士革。阿拉伯人那时就有了机会把他们的攻击延伸到大首府,英军的最初冲动随着他们的运输的枯竭,从距英军的半路上就将消耗殆尽。

为了那样一次可能发生的事件,我们需要在阿兹拉克有一个权威来领导当地可能的皈依者。纳赛尔,我们一贯的先驱,现在不在这里。但是和贝尼·萨克赫尔一起出征在外的是阿里·伊本·侯赛因,年轻的,富有魄力的哈里斯酋长,在费萨尔早期在麦地那周围的艰苦卓绝的生涯中就崭露头角,后来在埃尔乌拉的表现超过了纽可姆。



阿里由于在大马士革杰玛尔那里做客,听说了一些叙利亚的事情,于是我请求把他从费萨尔那里借过来。他的勇气,机智以及精力都是经过考验的。对阿里来说,从我们最初开始,有了他的一声高叫的大笑,从来没有什么冒险行动危险到他不该去闯的,也没有什么灾难沉重到他不该去面对的。

他有一副好身材,不高也不胖,但却非常健壮以至于能够蹲下去,手背撑地,前臂支撑身体,两只手各托一个人跳起来。而且,阿里能够赤脚奔跑超过一只正在快跑的骆驼,保持速度达半英里多,然后跳进鞍座上。他性情粗鲁,刚愎自用,自负夸口,说话如同做事一样卤莽。如果愿意的话他能够在公众场合显露自己。对一个最大的愿望是在战争或运动中超越沙漠中的其他游牧族的当

■ 第六部 轰击大桥

地人来说,他算得上相当有教养了。

阿里可能把贝尼·谢克赫尔给我们一起带来。我们对阿兹拉克的部族,塞拉辛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与贝尼·哈森保持着联系。鲁阿拉部人在这个季节里当然远离在外,在他们的冬营里,如此,我们在奥龙的最大的牌也无法进行。费兹·埃尔古森已经去了莱杰赫,假如信号发出的话,准备一次对奥龙铁路的行动。炸药已经存放到合适的地点。我们在大马士革的朋友预先得到告诫,阿里·黎刹帕夏,黎卡比这个城市的头脑简单的土耳其人的军事首脑,同时还是苏丹的主要代理人和共谋者,不声不响地采取措施在紧急情况出现时保持控制权。

我的详细的计划是从阿兹拉克——在拉发的指引下6月份护送过我的异常勇猛的族长——带着一支大约五十人的队伍,用一两次大规模行军到乌姆凯思。乌姆凯思是加大拉,非常珍惜梅尼普斯和梅里格尔的历史,不朽的希腊——叙利亚,他们的自我表现开创了叙利亚文字的最高成就。它就矗立在耶尔穆克桥梁的最西端,一个钢制的杰作,毁掉它将会把我记入加大拉学校的名册。在桥梁和桥墩上实际上只有半个班的哨兵驻守。他们的安慰来自黑暗的车站建筑,那里有六十人的要塞,在那里加大拉的温泉汩汩而出,为当地的患者造福。我的希望是能够说服蔡尔手下的一些阿卜塔伊部的人与我同去。由他们这些凶狠的人来确定袭击桥梁的确切时机。为了阻挡敌人的增援上来,我们将把机关枪架在入口要道,由印度自愿军的布雷班长把守。他来自杰玛达·哈森·沙赫部下的驻法骑兵团,是一个坚定而富有经验的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人烟稀少的内地,从沃季砍枕木,极有可能会被当成驾驭骆驼的行家,适合承担眼下的强行军。

那些体积庞大的上面小下面大的桥梁放上有限重量的炸药的爆破是件要求精确的行动,需要一根电起爆的爆胶链。亨伯号

给我们制成了帆布带子和扣子使固定工作变得简捷。然而，在炮火下进行仍然是件难做的事。为防止死伤事故，伍德——阿卡巴基地的工程师，惟一能找到的炸弹问题专家——被邀请过来增加我的力量。尽管已经知道由于在法国时头部中弹，他的积极活动受到医院方面的责怪，他还是立即答应我们的请求。乔治·劳埃德去凡尔赛执行一次遗憾的交互联盟的委托之前，在阿卡巴的最后几日，他说他愿意和我们一道去杰佛尔。既然他是世上最好的伙伴和最忠诚的旅行伴侣之一，他短暂的陪同更增加了我孤寂的苦闷。

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时，一支未曾料想到的盟军埃米尔·阿卜德·凯德尔·耶扎尔来到了，他是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尔的侠义保护者的孙子。这个被放逐的家族在大马士革生活了一代人，他们中的奥马尔，因为泄露皮考特文件而被定为叛国罪处以绞刑。其他人被驱逐出境。阿卜杜尔·凯德尔给我们讲了他从布鲁卡逃跑的故事，他在旅途中的一千次冒险经历，以及穿越安纳托利亚达到大马士革的漫长故事。事实上，在凯迪夫·阿巴勒·希尔米的要求下，他被土耳其委以重任，派往麦加执行秘密任务。他到了那，见到了侯赛因国王，回来时带了一面深红色旗帜，和贵族的礼物，他狂热的思想在激动中颤抖着放着光芒，我们深为所动，几乎成了他的追随者。



对费萨尔他奉献出了他的村民的身体和灵魂，拥挤地居住在耶尔穆克河沿岸的坚毅不屈的阿尔及尔流亡犯。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这将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我们控制山谷铁路的中间部分，包括两到三座主要的桥梁，而且是在不需要看见乡间四周的情况下。考虑到阿尔及尔人是被憎恨的外族人，阿拉伯农民是不会和他们同流的。据此，我们推迟了通知拉法在阿兹拉克会见我们的时间。对蔡尔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把我们的心思都集中在瓦迪哈里德

■ 第六部 袭击大桥

站及其桥梁上。

正当我们沉浸在这些连续不断的思考之中时，布雷蒙德上校发来电报警告我们说，阿卜德·凯德尔是一个拿土耳其酬金的间谍。这是一个令人紧张的消息。我们对他的观察很狭窄，但是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个指控的证据，不能盲目地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消息来自布雷蒙德，他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同事，还不如说是个累赘。当他听到阿卜德·凯德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里对法国直率的指责时，他的军人脾气也许使他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法国人的国家概念就如一位美丽的妇女把民族仇恨用来反抗那些蔑视她的魅力的那些人。



费萨尔让阿卜德·凯德尔、阿里和我一起乘骆驼出发，并对我说，“我知道他疯了，我以为他是诚实的，小心上当。”我们继续前行着，对他表现出我们完全的信任。按照这个原则，骗子不会信任我们的诚实，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受到怀疑很快变成骗子。事实上，他是个伊斯兰教的盲信者，宗教热情几近超越理智，并且对他自己有一种狂热的自信。他的穆斯林的敏锐的情感被我的毫无遮掩的基督教信仰激怒了。他的自尊因我们的伙伴关系而受到了伤害，因为部族把阿里当成更伟大者，把我作为强于他本人的人。他的榆木脑袋把阿里的自我控制力两三次地分成心痛的场面，而他最后的努力是在绝望的时刻把我们弃于危难之中，尽其所能地阻碍我们的行军，搅乱我们的人心，推翻我们的计划。

第 71 章

开端像以往一样艰难。我要了六名新兵做我的护卫。在这些马穆德人中有一个耶尔穆克本地人。他是个行动机警、性情暴躁的十九岁青年，长着显示坏脾气的卷发。另一个是塔法斯的阿奇



兹,年龄比他大,在躲避军役时与贝都因人共同度过了三年。尽管摆弄骆驼是行家里手,但他却思想狭窄,嘴形很像兔唇,然而自视不凡。第三个是个穆斯塔法人,从德拉来的文静的男孩,为人诚恳。他一个人伤心地走着,因为他听不见,并对自己的失败深以为耻。一天在海岸时,他用一句简洁的话,乞求我允许他做我的警卫。他那么明显地等待着我的拒绝,我因此而收下了他。对别的护卫来说他是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农民,他们能够欺凌他,让他去干所有下贱的活计,然而他也表现出非常高兴。因为他生活在绝望之徒中间,世界会把他当成是失去希望的人。为了平衡他在行军中做事的低效,我又招募了肖瓦克和塞勒姆,两个谢拉里牧驼人,以及阿卜德尔·拉赫曼,一个从利亚德赫逃跑的奴隶。



我让过去的老警卫穆罕默德和阿里休息一下。在炸火车的冒险工作之后,他们的身体疲劳了,像他们的骆驼一样,需要静静地吃上一会儿草。这不可避免地使阿米德成为警卫队的头。他的不顾一切的工作精力配得上擢升,但是明摆着的选择像往常一样行不通。他滥用了他的权力,变得暴戾。结果,这是他跟着我的最后一次行军。我收下克雷姆照管骆驼。拉海尔,一个壮健而自负的奥龙尼后生,过度疲劳是能够使其保持节欲的美德。玛塔尔,一个贝尼哈森部的依赖他人为生的人,投靠了我们。他的肥胖的农民的屁股把他的骆驼座位挤得满满的,并且成为行军中警卫们的娱乐和下流恐怖笑话的话题。我们可以进入我们有些影响的贝尼哈森边界。他的毫无羞赧的贪婪使我们相信了他,直至他的期望落空。

我所做的工作现在有了实效,因为我清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价值,并且自由地运用,来保持自身的安全。流言,在一次有益的情境中,给我松开的手涂上了金色。法拉季和多德,还有希德尔和米基比尔,两个比沙部人,使我的队伍人手配齐了。

第六部 袭击大桥

法拉季和多德在途中是能干、快活的人，他们热爱一切所有灵巧的阿该尔人热爱的东西。但是在宿营地，他们过度的精力使得他们没完没了做些狎昵的行为。这一次，他们又表现不凡，我们离开的上午就不见他们了。中午时，谢克赫·尤素夫捎来口信说，他们都关在他的监狱里，问我是否愿意谈判。我到了那座房子，看见他的庞大的身体在嘲笑的怒气中颤抖着。他刚刚买下一头纯种的奶油色的跑驼。这畜生晚间迷了路，闯入我的阿该尔部宿营的棕榈园。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这牲畜是总督的，而是忙碌到天黑，用指甲花把头染成鲜红，用靛青把腿染成蓝色之后才放掉它。

在对这头马戏团野兽的吵吵闹闹中，阿卡巴听后开怀大笑。尤素夫好不容易才认出了骆驼，大声吆喝着把他所有的警察都派出去寻找罪犯。这两个朋友被拉到了法官席，用染料染到臂肘，高声大嚷着保护他们的完全清白。然而，情况过于难办，尤素夫在用一根棕榈棒无情地抽打他们一顿之后，把他们铐了起来禁闭一周慢慢反省。我的关心赔偿了他的损失，借给他一头骆驼直到他自己的复原为止。然后，我解释了我们现在急需这两名罪犯，许诺在他们的皮肤变好时再给他一剂治疗药物，这样他才下令放人。他们乐意以任何条件逃离这座害虫感染的监狱，唱着歌再度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这件事拖延了我们的时间。于是，我们在营地尽可能豪华地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最后聚餐，到了晚上启程上路。头四个小时，我们行走得很慢。刚开始的行军总是快不了，骆驼和士兵都不喜欢开始时很猛。行李滑落了，鞍座必须重新系紧，乘骑者要更换。除了我自己的骆驼（加扎拉这个老祖辈，现在已怀孕很久了，而里玛，一头全尖头的谢拉里骆驼，是苏克赫尔从鲁阿拉偷来的），以及那些警卫的骆驼，我骑乘这些印度骆驼，借给伍德一头（他乘骑讲究，几乎每天要换乘一头新骆驼），借给索恩一头。他是

劳埃德的志愿骑兵,像个阿拉伯人一样坐在鞍子上,戴着头布,看起来娴熟老练,卡叽布服装外穿一件条纹风衣。劳埃德本人骑一头费萨尔借给他的纯种泽赖耶赫:是品质优良,外形敏捷的品种,但是生疥之后剪短了毛,变瘦了。

我们的队伍迷路了。伍德掉了队,我的士兵因是新加入的,拢住这些印度骆驼费了很大的劲,失去了与伍德的联系。结果伍德发现自己只一个人和索恩在一起,在夜晚黑幕沉重的伊特姆峡谷的漆黑中,错过了向东转向的机会,只有月亮当头时才能看到光亮。他们沿着通往朱韦拉的主要道路继续走着,走了几个小时,最后决定在一个侧谷中等待天亮。他们两人对这一带地形都不熟悉,也不清楚阿拉伯人的情况,于是轮流警戒。我们猜测着当他们没能在午夜休息时赶来的情况,天亮前阿米德、阿奇兹以及阿卜德·拉赫曼掉头回去,带着命令分散在三四条可能走的道路,把失散的两人带回到鲁姆姆。



我与劳埃德和主力呆在一起,他们的向导穿过了粉红色沙石的弯曲斜坡以及通往鲁姆姆河柳绿的山谷。天高气清,景色宜人,我们漫步走着,不想明天的事情。不错,我不是有劳埃德可以谈话吗?世界变得那么可爱。昨晚的一场小阵雨把天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成熟的白日。悬崖、树木、土壤的色彩那样纯正、生动,我们因不能真正深入它们而痛苦,因能力有限不能将它们任何的魅力带走而伤心。我们充满闲适的心情。印度人是些糟糕的骆驼骑手,法拉和多德则以一种叫做“尤苏菲耶赫”的新型的驼鞍骑乘很痛为口实,步行走了很多英里。

最后我们进入了鲁姆姆,而此时鲜红色的落日在巨大的峭壁上燃烧着,模糊不清的火焰斜射在大道上。伍德和索恩已经在那里,在泉水环抱的沙石小平地上。伍德生了病,躺在我们旧营地的平台上。阿卜德·拉赫曼在正午前撞见了他们,说服他们在还有很

■ 第六部 袭击大桥

多误解的情况下跟他们走,因为他的只字片语的埃及话,加上吞掉音节的阿里德方言以及补充用的豪威塔特部俚语帮不了多大的忙,他通过一条难走的道穿过山脉,路上遭了不少罪。

伍德感到饥饿、炎热、焦虑,对拒绝阿卜德·拉赫曼在路边帐篷里为他们安排的当地饭食非常气愤。他开始相信他再也不会见到我们了,鲁姆姆对它的客人的不敬,使我们怒不可遏,以至于不能对它的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实上,我们盯了一下说:“是的”,把他扔在那儿躺着,而我们却漫不经心地走着小声谈论着这地方的奇妙。幸运的是,阿米德和索恩想的更多的是食物,友好关系在晚饭时得到恢复。

次日我们正骑骆驼行走时,阿里和阿卜德·凯德尔出现了。我、劳埃德和他们又吃了一餐午饭,因为他们正在争吵,招待客人可以制止他们争吵。劳埃德是那种极少见的旅行者,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任何人一起吃任何东西。之后,为平息事端,我们跟着我们的队伍后面沿着巨大的山谷用力推进,山谷的山头一副平淡无奇的样子。

在谷底我们穿过了平坦的加阿,赶着骆驼急忙拥过它柔软的表面,直到我们追上了主力部队,驼蹄激动的快跑把他们的队伍打散时才停下,印度人装载不多的骆驼摇晃起来像铁器店乱晃,跳到把身上的担子脱下时才罢休。然后我们平静一下我们自己,起步轻缓,沿着瓦迪哈菲拉上行。这是个形状像匕首切入高原的刀痕一样的地方,在它的头部有一个陡峭难过的通道通往巴特拉高地。但是今天我们上不了这里,出于懒惰和贪图享受停在山谷有树荫的地方。我们生起了大火,火在凉爽的夜晚欢快地燃烧着,法拉像通常一样用他的方式为我做了米饭。劳埃德、伍德和索恩随身带来了听装的牛肉罐头以及英国产军用饼干。于是我们加入到士兵当中,欢宴而尽。

次日，我们爬过了之字型的断裂的通道。我们身下的哈非拉的青草茂盛的街道在中心组成一个锥形框架作为背景，还带着鲁姆姆山脉的奇形怪状的灰色圆顶以及发生燃烧光芒的金字塔，今天压在头顶游移不去的大块大块云彩把它扩展为更为广阔的幻景。我们凝视着我们队伍的长链在上山道上蜿蜒曲折。直到正午前，骆驼、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驮载的很多重行李顺利到达山顶。长嘘一口气，我们噗通一下子倒在山顶上的第一片绿色谷地。那里风吹不着，淡淡的阳光温暖地照着，冲淡了这块高原土地上的秋寒，有人又开始谈论起吃的问题了。

第 72 章



我向北走去，和阿瓦德——一个谢拉里的骆驼仔一块侦察，没有多看看就瞄住了鲁姆姆。我们的队伍中有那么多的载重驼，印度人在装卸和牵引骆驼方面是那样的生疏，只好把我的卫队中与我同行的印度人调转开。所以肖瓦克介绍他的表兄弟给我，他是一个海阿尔的谢拉里人，愿意在任何条件下为我效劳。我一眼就看中了他。现在出发，可以在困境中看看他的本事。

我们围绕着艾巴利森转圈，想弄清楚土耳其人是不是闲暇无事，因为他们有突然派出骑兵团巡逻巴特拉边地的习惯，我还不想把我的队伍置于没有必要的行动中。阿瓦德是一个大约十八岁，粗糙的，棕色皮肤的小伙子，身材漂亮，有着运动员才有的肌腱，像猫一样灵活，骑在骆驼上灵活矫健（他的骑术高超过人），样子好看，尽管带着谢拉拉丁卑琐外表的某种东西。在他的露着凶光的眼神里，一种持续的，甚至猜疑的期望的神态流露出来，似乎他任何时候都在寻找生活中的新东西，以及既不是他所寻求或者决定的什么东西，也不是他全然表示感激的什么东西。